

2023年春日，我与老伴在北京女儿家小住，突然接到著名电影艺术家王晓棠将军的电话。当她知道我在北京时，便约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抽空见个面。因为王晓棠是中国几代观众的美好记忆，在对其敬仰的无数影迷中，我这个与她有过交集的影迷，更加绵土般微不足道。在半个多世纪的记忆长河中，我曾两次见过王晓棠并有书信来往：第一次是58年前看她下部队演出时，我曾经狂地要求现场采访她；第二次就是她今春诚邀我带妻子到八一厂相聚，并现场签名赠送了我们限量版的《王晓棠：艺术成就展》精美画册。

采访明星曾是梦

记得58年前春日的一个清晨，我在京东蓟县驻地下了哨岗吃过早饭，一对花喜鹊落在饭厅前吐绿的杨树上，“叽叽喳喳”欢声不断，难道千里之外有家书？

当我到连部找到文书时，他又卖子说：“一喜是你确实有家书一封，但二喜比天大，你很难想到！”

我接过家书急问：“肯定是我的人党问题解决了？”

“呵呵，你这个做梦都想当作家马贵民，还真富有想象力。”文书说，“自从你的处女作《灯的变化》在《解放军报》登出后，营团首长这一表扬，看你小子飘的。业余时间你只知道看小说、写稿子，连里组织的‘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也很少参加了。你连个‘五好战士’都评不上，还敢梦想入党？我断言，即使全连战友都入了党，也很难轮上你马贵民！”

我继续追问：“那你说说什么喜事比天大？”

突发的紧急集合哨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文书撂下一句：“先去集合吧，喜事正等着我们哩！”

整齐划一的队列前，指导员先问了句：“大家知道刚看过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女主角谁演的吗？”

队列里异口同声：“王晓棠！”“大家回答得好！”指导员话题一转说，“解散后全连官兵都换上新军装，集合列队直奔师部大礼堂，一起观看王晓棠下部队的精彩演出！”

指导员话一落地，欢笑声四起。临行前，我专门拿出钢笔和新买的笔记本，准备现场采访久仰的电影明星王晓棠。对了，我还特意带上发表我处女作《灯的变化》的那张《解放军报》，用以证明自己的写作实力。

王晓棠在师礼堂舞台表演的“对口剧”《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一亮相，现场欢呼雀跃，掌声雷动。难怪师政委在闭幕讲话中高度赞扬说：“自从咱们师礼堂建成以来，还没有来过如此受全师官兵欢迎的演出团体！”

演出一结束，我便堵住了舞台后门直言：“坦克师炮团三营八连新兵马贵民，我要现场采访电影明星王晓棠！”

“你个连胎毛都还未褪净的新兵蛋子，胆肥得还要采访大明星？”守卫后门的军官见我固执己见，便发了狠话，“你再要胡搅蛮缠，我会叫来你们连长，马上处分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听说要叫连长处分自己，我确实被吓住了，只好放弃现场采访，眼望着王晓棠一行远去的背影，在心里发誓：我一定会圆采访王晓棠的梦！

今年春日梦成真

在之后的岁月里，虽然自己与王晓棠再未曾见面，但她的一次回信中嘱咐的“做人比做文更重要！”时时在激励着我。

让我想不到的是，2023年的这个春日，小住北京的我接到将军的邀请。

桃李花开，牡丹绽放，海棠吐艳，玉兰露出了高贵的笑脸。王晓棠将军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里热情会见了我与老伴梁桃。当将军轻盈地走下轿车时，我真不敢相信年近九旬的王晓棠，还有如此的气质！我马上立正敬了个军礼：“报告将军，我是坦克师转业军人马贵民！”

“知道知道，我俩还有过书信来往呢！”王晓棠回礼说，“欢迎你与夫人来八一厂。”

我这是王晓棠将军千万粉丝中微不足道的一名小卒，她竟然还记得我们曾有过书信来往。记得将军还曾在信中嘱咐：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听周总理的话严于律己，做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礼尚往来的几句贴心话，一下拉近了与将军的距离。落座之后东拉西扯，也绕不开她从艺生涯的话题。

谈笑间，我向王晓棠将军求证了两件事：一是关于她曾在信中说，周总理亲口告诉她，“文学艺术工作者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事；二是解放初她是怎么当的文艺兵。

一提起敬爱的周总理，王晓棠顷刻沉浸在六

本报专稿

与王晓棠将军相聚北京

■马贵民

十多年前的幸福回忆里。她说，那是自己刚拍完《野火春风斗古城》不久，周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几位文学艺术工作者。当大家议论到“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演员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周总理一抬胳膊，呵呵笑道：“文学艺术工作者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回忆中，王晓棠有感而发：“好荣幸呀，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总理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因此，在之后几十年间，无论为人处世还是搞事业，我都会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感，力争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到最好！”

当王晓棠听说我还采访过黄宗英后，感慨道：“我结识黄宗英前辈，几乎比你马贵民早了半个多世纪呢！”

王晓棠至今难忘1952年，黄宗英前辈曾为自己当文艺兵的事费力操心牵线搭桥。正是黄宗英与赵丹向黄宗江力荐，王晓棠最终才如愿被招入总政京剧团。当时黄宗江接到的指示是只要名角，而赵丹与黄宗英说王晓棠“她今天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1955年，王晓棠以《神秘的旅伴》初登银幕，一炮走红开辟了她精彩的人生：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连续在《边寨烽火》《海鹰》《鄂尔多斯风暴》《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影片中，塑造了众多性格独特的人物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青睐。

在谈及自己从事电影事业时，王晓棠重点讲了1975年回归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事情。她说一旦回归本位，使命感必然会引发勤奋工作。

王晓棠说，也许得益于早年在拍电影的时候，自己已经深度参与过剧本的创作，表现出了较高的导演才能，因而再回到八一厂，就比重心放在了导演和编剧上。她执导了电影《老乡》《翔》《芬芳誓言》等多部影片，从导演、副厂长晋升为少将、厂长。6年的厂长任期，她带领团队拍摄了像《大决战》《大转折》《席卷大西北》等一系列大制作。她没有上过战场，却在片场挥洒自如地指挥千军万马，并荣获了多项大奖。

她回忆说：1958年，获得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1962年，入选“二十二大电影明星”；2001年，由她自编自导的电影《芬芳誓言》，获得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2002年，获得意大利“第三个千年国际奖”；2005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荣誉；2009年，获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华鼎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大奖；2015年，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等多种殊荣。

家长里短又聊了许久，王晓棠拿出限量版的《王晓棠：艺术成就展》画册笑道：“中国文联编辑出版的这个厚重画册，基本涵盖了自己从影一生。”她很有仪式感地签名“贵民战友并梁桃夫人存念”“王晓棠于2023年春”。

诚邀将军游运城

相聚临近结束合过影，王晓棠见我欲言又止，便问：“贵民战友也许还有什么要求吧？”

我吐露心声说：“诚邀王晓棠将军去我们运城做客好吗？”

王晓棠说：“多次看过央视对运城的宣传片，知道运城虽然不大，但却是一座文化厚重而闻名国内外的城市，确实值得去看看！”感慨过后，她又列举了运城重要的名胜古迹——

你们运城盐湖区的舜帝庙，相传始建于夏而扩建于唐，承载着华夏德孝文化的根脉与魂魄，不只受到历代帝王的祭拜，也受到世人的仰慕；

夏县鸣条冈上的司马温公祠盛名于世，“司马光砸缸”家喻户晓，而由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更是永垂史册；

芮城县的永乐宫大型壁画，不只是属于我国的绘画奇葩，其巨制在世界画坛也独树一帜。

王将军还谈到了解州关帝庙、蒲州鹳雀楼以及普救寺，“如此厚重的文化之域，岂有向往之理？”王将军说。

该轮到我和老伴与将军握别时，王晓棠躬身问：“梁桃女士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真的没有什么要求了……”我老伴急得语无伦次，终于憋出了一句硬货，“我代表运城人民欢迎您！”

“嘻嘻！”我忙追着老婆的话尾巴笑问，“你凭什么代表运城几百万人民？”直逗得现场笑声一片。

返程车上，我偏头问老太婆：“你对今天与大明星见面有何感想？”

“当将军弯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时，急得我浑身直冒汗。”老伴十分动情地说，“真没想到，她竟然这样低调而亲热！”

心香一瓣

浅夏诗韵

■杨稳定

时光飞逝，岁月无痕。当融融春意染绿风光旖旎的河东大地时，从中条山下飘来的煦煦南风温馨地提醒着人们，时序已届浅夏。

浅夏，亦称孟夏、初夏。在我们当地，人们习惯地把日历翻到农历四月，就进入了浅夏，尽管今年癸卯兔岁闰二月，早晚尚体感丝丝凉意。

浅夏的来临是暮春最后一场花事的落幕，“清风过处坠娇红，花事荼靡细雨中”。其时，“寂寞开最晚”的一枝荼靡，沐浴着春末夏初的蒙蒙雨丝，把最绚丽的身影昭示天地，以灿烂的绽放来终结涵场花事，大自然经过春的繁荣与涵养，逐渐进入一个茁壮成长的季节。而浅夏的登场，正以它特有的温柔、浓醇的色彩和成熟的韵味演绎着世间的万象更新，酝酿着随之而来的炎炎盛夏之精彩。

浅夏，风姿绰约，是有别于四季的另一种美丽。在这个时节，举手投足中，一撇一捺间，人们能感受到暖暖的无限诗意，体会到一个“浅”字里隐藏着万般生命内涵、澎湃着的成长激情与活力。

早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就对浅夏的瑰丽景致赞不绝口：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阴阳深浅叶，晓夕重轻烟。
啼莺犹抱暖，横丝正网天。
珮兰兰影接，经细草纹连。
碧鳞惊棹侧，玄燕舞檐前。
何必汾阳处，始复有山泉。

从这首《初夏》诗里，人们深深地领略到浅夏来临花鸟更替、绿叶渐深、轻烟变重、莺响宫殿、鱼跃舟侧、燕舞檐前的自然风光和浅夏迷人的独特魅力。

的确，浅夏是一首意蕴丰厚的

田园诗。浅夏时节，阳光是那样的明媚绚丽多彩，且到处都是百鸟啾啾，莺歌燕舞。仁立条山之巅，鸟瞰希望的田野上，片片绿意尽收眼底，一望无垠的麦田犹如灵动的地毯，微风吹来逶迤连绵；跨湖大道两旁的百里盐湖也不再寂寞，习近平总书记刚刚来过这里，他的殷殷嘱托为“七彩盐湖”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擘画了美好蓝图，注入了强大动力。湖面涟漪泛着粼粼波光，飞鸟掠影，贴着水面发出悦耳鸣叫，撩拨人们感慨万千；须晴日极目远眺，看那霞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扩展，蔓延。曙光中那柔软白皙的雾团，恰似少女的纱巾，在峨嵋岭上、涑水河畔随风飘逸、流淌；临近散布于岭上坡下河畔的一片片绿意盎然的生态果园，但见园内的苹果树、梨树花期已过，齐刷刷地挑起无数个绿色“小灯笼”，枝枝丫丫热烈地拥抱着初升的阳光，绿色的生命竞相奏起灼热的心曲，孕育着金秋的向往。早熟的红杏由青转黄，那种黄颜色匀匀的，柔和的质感。熟透的杏还会带一点橘红色，诱人惹眼。樱桃采摘园里，一簇簇，一枝枝，一串串红如玛瑙、晶莹剔透的樱桃缀满枝头，一股清幽的味道扑鼻而来……此情此景不由诗人诗兴大发：初夏风和逸韵清，枝枝奇葩映日红，水碧莺啼舒云卷，嫩黄翠绿梦中境。

浅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打开这幅画，我们就可以看到风雨在纸上作色，日月在纸上洒彩。首先，浅夏画板的主色调一定是绿，那份翠绿通透，于光影交错间缓缓铺开，轻轻浅浅，通往心之小径，花影淡淡处，是清风种出一

篱风月，是远离浮躁后心底生就的一抹绿，是用来盛放美好的浩静角落，无论俗世烟火如何熏染，那份澄澈通透集中体现在自然中，深烙在心灵上，让你心牵心挂，一如初见般美好。

其次，夏花当是这幅风情图画画的配色，这其中石榴花最是明艳。火红的石榴花，倩倩柔柔地开着，张开着小嘴，吐露芬芳，像一个樱桃小口的女子，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在晴日潋滟下越发妩媚动人。她的绽放与出现，相比那些随着春天谢幕离开枝头的花朵，只剩下簇一簇绿色的叶子的树木，又多了一分繁华，增了一分活力。浅夏也是枣花飘香的季节，走在乡间枣林，香香甜甜的味道沁人肺腑，深吸一口气犹如喝了枣花蜜，满嘴甜香，神清气爽，霎时间使人忘掉心中的烦恼，让快乐的思绪翻飞。还有路旁的紫叶李、泡桐、法桐、栾树，摇曳晃翠，一天一个样地往上升腾，争先恐后茂盛着，一树繁花，一树新绿，一抹粉白，一抹紫红……

荷花历来就谓之夏天的名片。浅夏，众生喧嚣，唯有荷，独守一方清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道出了荷花的大美形态。但她却卓尔不群、媚而不妖、雅而不俗，甘愿为浅夏风情画涂上一笔小家碧玉般的清丽底色，维系着这个特殊季节的阴阳之平衡。

又是一年观荷时，荷香荷韵悠悠……

在去袁家村途中，我特意来到这片荷塘，独自站在风荷亭上，举目望去，满眼的碧绿铺天

盖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荷叶，那荷叶翠绿可爱，恰如一把把撑开的圆伞，又似一个个碧玉盘托在水面。微风过处，绿浪翻滚而来，花朵浮于水面，在风中快乐地摇曳着，白的，红的，粉的，已开或即开的荷花，多瓣的，在风中，盈盈点头。蕾和苞，以托为点，羞怯地掩饰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涵。细看，那开放的花蕾上有蜜蜂轻轻飞舞，空气中流淌着荷花的幽香，说不出的一种赏心悦目。忍不住摘下一片荷叶扣在头上，权当遮阳伞，细细地欣赏着那些娇艳盛开的、含苞待放的花儿。抬头望一眼湛蓝的天，洁白的云朵，眼前双层的荷叶和粉红的花溢满了双眸，真的是既养眼，又养心、养神啊。

浅夏是人们生命中最美妙的华尔兹。唯有它和鲜活灵动的生命连在一起，令生命绽放出从未有过的光彩与魅力，唤起我们生活的激情，让我们在人生的岁月轨迹中坚定奋斗的信心。同时，浅夏又让我们懂得了欣赏，加深对生活的热爱。看吧，浅夏时节，几乎在一夜之间，街上短袖溢彩，衬衣斑斓，短裤时髦，裙子飘逸，满目尽是艳丽炫舞的色彩和裙角舞动的流光，给初夏的“舞坛”增添了万种风情。尤其是女性朋友，她们从各个角度诠释着自立、自强、奋斗的执着和女性独有的美丽，她们袅袅婷婷地信步走在大街上，漫步于湖堤旁，神采奕奕地舞动在广场，千般婀娜，挥洒一路芳华……

又是一年浅夏，又是一季轮回。

初夏，承载着世间万物生灵的明天，也是我们迈向人生成功的起点。在这一特殊时节，各种生灵都在努力谱写生命的华章，人类亦是如此。在我们人生旅途中，并不是所有生命都会如夏花一样绚烂多姿，但只要我们坚守初心，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勤于耕耘，砥砺奋进，终会赢来金秋殷实的收获和无悔的人生。

写给母亲的诗（外一首）

■孙竹红

对着镜子编麻花辫子	灵魂 随时随地
怎么也编不出妈妈的味道	被命运流放
妈妈编的麻花小辫	让你光着脚在四处闯荡
像小树的枝条	
在风中完成童年的欢喜	阡陌红尘
斜挎的小书包	结伴而行的人去了远方
是妈妈用一块一块碎布	你捂着心伤
拼成的希望	把自己活成别人喜欢的模样
花花袄袄 布底暖窝窝	
灯下	笑脸迎人
时光把青丝纳成白霜	转身擦泪
	漫长长夜里
	多少流星在银河滑落成殇
阳光跌进池塘	
和夜一样冰凉	孤独的灵魂
木头拐杖	融不进喧嚣的尘世
妈妈把苦难柱成坚强	撕掉面具
再高的楼	躲进自己喜欢的田园一方
也望不见小巷的炊烟	
席梦思床	踩一脚平仄
终究暖不过一方土炕	染两袖书香
门墩墩上	携缕缕清风
妈妈面向太阳的方向	傲冷露秋霜
	就这样
	在生活里修篱种菊
	把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鹤雀楼

花开夏正浓（漆画）

关晓霞 吴竹红 作

至味清欢

一天三“面”亦不烦

■王忠明

从小到大，我对饮食是比较“讲究”的。并非有啥特殊嗜好，也不是非山珍海味不动箸，除非是十分重要的应酬饭局，或者是条件艰难、风俗所限等因素，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让我自己定夺，首选肯定是山西风味手擀面，而且是一日三餐，食之均没有一丝一毫的腹诽、怨言、厌烦。

数十年中，因为对山西风味手擀面的近乎疯狂、病态、执拗的钟爱，还不时与他人争执哪里的面食色香味俱佳，亮出粗门大嗓，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瞪眼，欠缺起码礼仪。

比如去武汉出差，江城的朋友尊重我是祖祖辈辈“北方人”，必然

喜好面食，推荐品尝一下被誉为全国排名靠前的“热干面”。

我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形于色。待到面端上餐桌，我瞅了一眼，发现是机器轧的，浓重的黑褐色一大堆芝麻酱浮在面上，立即心生反感，食欲全无，仅仅为了不驳对方面子，勉强吃上几口。

我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年，和京都本土人士就有不少交流，一到饭店，他们就倡导吃“正宗老北京炸酱面”。我一看端上桌来的面条、多种生菜配料，心里即刻“嘀咕”作了判断，肯定不如我自己制作的手擀面和“浇头、调和”好吃。

一边装模作样，故意表现得体贴，吃着京都人万般推崇的炸酱面，一边滔滔不绝给在座的北京人，介绍山西品种多样、色彩缤纷、中外宾客赞不绝口的刀削面、剔尖、猫耳朵、拉面、扯面、大刀面、剪刀面、炆锅面、焖面、莜面、荞麦面等上百道面食“面宴”。在座的人都停止了动筷子，嘴都张得大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我，向我提问许多相关问题，我一一流畅解答。

对于面食，我是有发言权的。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亲就严厉地教我和姐姐学习“盆光、面光、手光”的面要诀，先把面和好、醒好，软硬适度的面团

再擀成厚度均匀的尽可能薄的包皮，最后把包皮一层一层擀起来，根据个人喜好，用刀切成或细或宽的面条。浇面的东西，更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或咸、或酸、或辣，不一而足。

最关键的因素是，几十年来，我从来都不烦进厨房，而且是从加工制作，到最后刷锅洗碗一条龙，都愿意一一做来，毫无怨言，毫不懈怠。

我所谓的吃饭讲究，就是看一眼就知道端到眼前的面食是不是全程手工制作，是不是可口美食。那些用机器和面、轧面，最后一道工序再用厨刀切出来的“假洋鬼子”面食，我立马能识别出来。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京都“高大上”餐厅用餐，还是品尝成都、正宗川菜、长沙湘菜，以及做菜、正宗菜、东北菜，感觉都不如吃一碗自己加工制作的山西风味的手擀面。

一碗山西手擀面，对我来说，就是最佳美食，胜过任何地方菜系的硬菜大餐、美味佳肴。



作者夫妇与王晓棠（中）合影